



蹉过时间之河

□耿艳菊(北京通州区)



他人的命运 也许就是你的命运

□李巧会(河南鲁山)

昨天深夜,下着雨,在将睡未睡之际,听到窗外一片嘈杂。

“跑,你还跑?!”一个男人厉声喝道。随即是多人殴打一人的声音。

“哥,我错了,哥,我错了……”一连串的求饶声,但拳脚并没有随着他的哀求而停下。惊心动魄中,我不知道那被打的是小偷还是打人者的仇人,但我仿佛看到,他摔倒在泥水中,抱着头,蜷缩着身子,无数只脚朝他身上狠劲踢去。

“走,起来!”有人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夜又重新恢复了宁静,只听到雨打在万物上所发出的声响。

大概13岁时,我们搬了家,后面那家邻居,男人醉酒后经常打老婆。有一次,也是深夜,我们全家都睡了,又被他们家的哭喊打骂声惊醒。男人从卧室里面反锁了门,对女人进行毒打。他们的四个孩子,拍着门,撕心裂肺地哭喊:“不要打妈妈,爸爸,求求你了,不要打妈妈……”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几分钟,女人打开门跑了出来,就那样光着身子,光着脚,逃出了家。女人跑了,他们家渐渐消停了。然而,我再也睡不着。我惊恐,我颤抖,我流泪,世界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长大后,我家在一个市场里开了一个小店面,卖副食调料。一天下午,一个年轻人以疯跑的姿态经过我家店面,后面是陆续追来的另几个男人。那疯跑的是一个小偷。

迫他最紧的一个男人,在距他大概半米时,抄起手中的啤酒瓶朝他头上砸去。瞬间,随着啤酒瓶的爆炸声和周围路人的尖叫声,小偷头上脸上血流如注。此情此景,强烈刺激着我的视觉与听觉。他是小偷,是可恶,但就可以这样对待他吗?

有一次晚饭后,我去操场散步。一处阴影中,一个男人很响亮地扇一个女孩子耳光,并且大声骂她,女孩吓得动也不敢动。我经过那里,竟然无能为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心恨得生疼,但是却发不出声音。我经过他们,并渐渐远离他们,而久久远离不了的是我内心的愧疚。

由于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们又一次搬家。前段时间,和我们住一层的北边那两口子,半夜打起来。他们对门住的一个女孩子,才20岁左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她竟然挺身而出,护住对门被打的女人,并把她拉到自己屋内。那男人下不了手,便破口大骂他老婆。女孩也发起怒来,对他吼:“谁都是娘生的,说归说,你不准骂人!”男人的火气瞬间被压制下去不少,但仍叫嚣着要女人出来,跟他回家。女孩害怕男人再打女人,不开门,不放女人出来,男人就奚落女孩:“你跟她亲,你跟她亲,你是你亲妈?”女孩叫女人嫂子,这会儿毫不示弱,接着男人的话大声说:“是,她就是我亲嫂子,就是我亲妈,我就是不准你欺负她!”这一下,男人的气焰几乎完全被压制下去了,悻悻地说:“你开门,叫她跟我回家,我不打她。”女孩说:“好,她可以跟你回家,但我不准你再欺负她,我就在这儿听着。”开了门,女人怯怯地跟男人回去,女孩果真在窗前静静站了好大一会儿,确定女人安全后,才回自己家。

在我30年的人生中,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人像这个女孩一样令我敬佩、令我无地自容。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在一个社会里,没有人的命运是单独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你的命运。”是的,我们该警醒,不要等到暴力施加到你头上的时候,才体会到那是自己种下的恶果。



那时候,我们还读大学,星期天无所事事,便陪着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去上书法课。竟然碰到了他,让我们都着实吃了一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是他结实实站在眼前,我不会相信一个市井小商贩会在忙乱不堪的生活中来学习散发着文化气息的书法。不是势利,也不是偏见,总觉得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是要有几分闲情逸致的,要有一颗艺术之心。而在喧嚣市井,纷乱如麻的状况下,怎么可以闲下一颗心来,安静地练习书法呢?信息时代的马不停蹄,让写字都成了一种奢侈,更何况要握起古老的毛笔把字一笔一画写成艺术呢?

朋友也很吃惊,她吃惊的是一个把字写得那么好的人竟然是一个市井小商贩。他们在一起上课有半年了,却不相熟。他每次都是坐在前排,默默地练字,静静地听课。而他写的,老师总喜欢拿出来展览。

我和他倒是有几分熟悉。他就学校旁边的市场里摆一个小摊,卖水果。他不爱说话,卖的水果却是整个市场里最好的,从不缺斤短两,也从不斤斤计较。不爱说话,不苟言笑,看上去冷冰冰的,心眼儿却很好。一次,我和室友挑好了一兜苹果,没想到忘记了带钱,他却摆摆手,让我们拿走,下次一块给。渐渐熟悉了,对他的了解也仅仅知道我们是同乡,他在此地卖水果两年。

朋友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却是不同的校区,所以不知道他是一个卖水果的商贩。和他称得上是同学,却不在书法课之外的地方见过他,故而惊讶。

面对我们的吃惊,他似乎很平静,点点头,算是与我们打了招呼。然后他依旧坐在前排,很认真地听课练字。

回去的时候,我和朋友一南一北,便分开了。和他是同路,一起等车,坐车。那一个小时的旅程,我们聊了很多。

他喜欢书法,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一个小商贩来听书法课,练习书法,也不是很突兀的事,那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个书法梦,从十几岁就开始陪伴着他了。第一次心动,是过年时贴的春联,村里的一位老先生写

的,饱满有力,潇洒风致,特别美。那时起,他就跟着老先生练字。可是,家人亲戚并不支持,觉得写一手好字能有什么用呢?他学习愚钝,在学校成绩不好,再加上家境困顿,早早辍学,去南方进了厂子打工。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蹉过时间之河,这个梦想始终沉淀在他的心底,是在庸碌世俗的生活中唯一让心灵沉静下来的东西。

后来,他跟着亲戚学做小生意,来往买东西的都是大学生,听他们可以说报书法班学习。他的生命像燃起了另一种希望,他果真去学习了,再苦再累,总要为心中的梦想拼一拼。

这以后,再去买水果的时候,总不免对这个平凡的市井小商人升起一种敬意。他依旧沉默寡言,一边在喧闹的市场讨生活,一边为他的梦想努力着。朋友对他更是钦佩,他屡屡获奖的消息,朋友总会一脸羡慕地告诉我。买水果时顺便问问他的奖项,他却不以为意,云淡风轻的样子。

转眼我们就毕业了,我和朋友离开了那座城市,去了更远的北方。繁重的生活工作压力下,朋友早已把毛笔束之高阁,没有那份心去练字了。而那个卖水果的商贩,到底有没有坚持住他的梦想,也不得而知了。

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前段路过读大学时的那座城,去看表姐时,竟然非常巧合地碰到了他。表姐的孩子要去上书法课,而表姐的单位正好有一件事亟待表姐处理。我就和孩子一起去上书法课。

没想到他就是教孩子们书法的老师。彼时,他已在这个城市的书画界小有名气,他也不再卖水果了,而是开班授课,让更多的人学习书法,对书法感兴趣。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这个世界上,谁没有梦想呢?时光如河,梦想在此岸,成功在彼岸。梦想若要拥抱成功,必得蹉过时间之河。河水浑浊,有石子,有陷阱,有暗礁,有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危险。很多人就这样把曾经信誓旦旦的梦想丢在河里。只有极少的人,像那个卖水果的小商贩,会把梦想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地握住,跨过艰难险阻,最终到达了彼岸。

511.喜得皇子

公元1073年四月,宋神宗喜得第三位皇子,起名赵俊。其母为才人宋氏,母以子贵,当月宋氏晋封为婕妤。古时医疗条件太差,赵俊四岁时病故。

512.如何养老

古代官员退休如何养老?是否有退休金?看宋史记载,好似没有。曾担任过皇家天章阁侍讲的常秩病退后,日常生活拮据。公元1073年五月,宋神宗下诏说:“常秩病退已经百日,听说有关方面根据规定停发了工资。常先生素来家贫,现住在北京,父子都有病,停发其工资,吃饭买药咋办?建议工资按月照发。”这是特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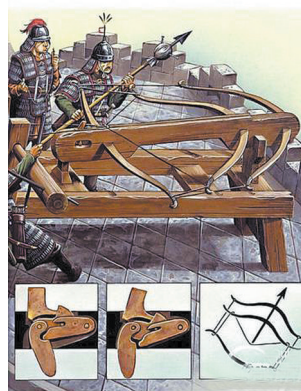
513.罚铜十斤

皇上最见不得臣属有怨怼之情。公元1073年五月,北宋任命李复圭为曹州(今菏泽)州长。李复圭在大殿上谢恩时牢骚满腹说:“我二十年前就做过曹州州长,现在又让我回去做州长,我咋好意思见老百姓?”宋神宗呵斥道:“你指挥的庆州(甘肃庆阳)之战,枉杀了数千人,咋没见你不好意思?”遂下诏罚铜十斤。

514.关怀备至

宋神宗与宰相王安石的关系不错。公元1073年九月癸丑日,朝会结束时,皇上叫住王安石问:“我听说你儿子王雱一直有病,近况如何?”王安石回答:“脚部溃瘍,京城医生一直治不好,最近让泰州的医生治疗,效果还不错。”皇上说:“王雱很有文才,昨晚我做梦跟他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呢。他病情好转,我心甚慰。”

515.统一兵器



宋军的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要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射程可达500米。

公元1074年一月,北宋总装备部(军器监)部长吕惠卿上疏,请裁定部队所用刀、枪、弓等兵器的尺寸和式样。从前,各地驻军自行制造兵器,长短大小不一。自此,宋朝军队所用兵器统一型号,实施标准化作业,批量生产。

(老白)

@ 投稿/邮箱

ycby2013@qq.com